

## 第五十九章 封賞與對話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前來範府宣？的是姚公公，三聲炮響，範府忙碌了好一陣子才擺好了香案，做足了套路，闔府上下都在大堂上候著，而大皇子與北齊公主不方便再停留在府中，便自去了，那位太醫正卻還很堅強地留在書房裏。

聖旨進府是件大事，連範閑都被迫被臥房裏抬了出來，好在宮裏想到他正在養傷當中，所以特命他不用起床接旨，也算是殊恩一件。

他聽著姚公公尖聲的聲音，發現陛下這次賞的東西確實不少，竟是連了好一陣子還沒有念完。他對這些賞賜自然不放在心中，也就沒認真聽，反而覺著這太監的聲音極好催眠，躺在溫暖軟和的榻上，竟是眼皮子微微搭著，快要睡著了。

範尚書輕輕咳了一聲，用眼神提醒了一下，婉兒微驚之後，輕輕掐了掐範閑的掌心，這才讓他勉力睜開了雙眼，最終也隻是聽著什麼帛五百匹，又有多少畝田，金錠若幹，銀錠若幹...終是沒個新鮮玩意兒。

範家什麼都缺，就是不缺銀子，這是慶國人都知道的事情，所以陛下也不準備在這方麵對範閑做出太多補償，隻是讓範閑複了爵位，又順帶著提了範建一級爵位，父子同榮。

正旨宣完，堂間眾人無聲散去，姚公公這才開始輕聲宣讀了陛下的密？。

密旨不密，隻是這份旨意上的好處，總不好四處宣揚去。

範閑精神一振，聽見陛下調了七名虎衛給自己，這才覺得皇帝不算太小氣。欣喜之餘，便將陛下另外兩條旨意下意識裏漏過了。

如今的他，最擔心的就是自己地人身安全，明年要下江南。誰知道自己到時候能不能夠回複真氣，五竹叔現在越發不把自己的小命當回事了，還是得靠自己為善。

...

在花園外麵，範閑看見了那七名熟悉的虎衛，領隊的正是高達。這些虎衛數月前還曾經與他一同出使過北齊，當然算是熟人，如今被陛下遣來保護範提司，心裏也是極為樂意與小範大人在一起呆著，總比呆在陛下身後地黑暗裏要來的舒服，更何況小範大人武技高明。己等也不用太操心。

背負著長刀的虎衛在高達的率領下，半跪於地，齊聲向範閑行禮道：“卑職參見提司大人。”

範閑咳了兩聲。笑道：“起來吧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今後本官這條小命就靠你們了。”

虎衛們以為小範大人在開玩笑，卻不知道如何接話，幹笑了兩聲。哪裏知道範閑說的是實在話七虎在側，就算海棠忽然患了失心瘋要來殺自己，他也不會怎麼害怕無措。

“你們先去見見父親。”範閑望著高達輕聲說道：“雖說平日裏。這麼做不應該，不過既然你們要跟著本官，也就不需要忌諱太多。”

高達點點頭，心裏很感謝範提司的點破，有些興奮地往前宅走去，急著去拜見自己的老上司。

“繡枕？美酒？衣服？...居然還有套樂器？”

範閑在自己的房裏，此時才開始認真聽賞賜的單子看了妻子一眼，苦笑說道：“我雖然當過協律郎，可是從來不會玩這個。”

“宮中規矩而已。”

林婉兒解釋道。看範閑一副懨懨的模樣，也就沒說賞賜裏甚至還包括馬桶之類地物事。此時後宅圓子裏忙的是一塌糊塗，藤子京在府外安排人手接著宮中來的賞賜，而藤大家地就忙生庫房裏歸類，有些要緊的物事，又要來房裏請

少\*\*\*示下。

看著藤大家媳婦在這大冷天裏跑的滿頭是汗，範閑忍不住歎息道：“這到底是賞人還是罰人來著？”

藤大家媳婦兒眉開眼笑說道：“哪怕是一針一線，也不能含糊。這可都是宮中賞的福氣...整個京都，還有哪家能一次得這麼多賞地？少爺這次可是掙了大大的臉麵。”

“賞賜又不能當飯吃。”範閑自嘲道。

“拿命換來的...臉麵，不如不要。”林婉兒幾乎與他同時開口，夫妻二人對這賞賜都有些瞧不進眼，婉兒心裏隻怕還覺著那位皇帝舅舅居心不良，指望賞賜越厚，自己相公將來就會為他多擋幾次刀子。

“陛下也真是小氣。”範閑笑道：“報金銀數目地時候，我可是仔細聽著的，那數目實在有些可憐。”

林婉兒笑了起來，說道：“你還在乎那些？不過是個意思，賞的東西越繁複，越表示陛下對你傷勢的關心。”

“怎麼不在乎？”範閑一挑眉頭說道：“咱家如今全靠那個書局養著...總不好意思一應用度，還要到前宅找父親伸手要吧？他老人家手裏銀子倒是真多，可我也不能總當啃老族。”

啃老族三個字挺簡單，林婉兒隱約猜明白了，笑了笑，看見房內並沒有什麼閑人，輕聲取笑道：“你不是還有間青樓嗎？聽說那樓子一個月可是能掙幾萬兩銀子的。”

範閑失笑道：“那是小史的，你別往我身上攬。”

林婉兒假啞了他一口，咕囁道：“自家人麵前，還裝著，也不嫌累的慌。”

“隨時隨地都要裝，最好能把自己都瞞過了才好。”

“大哥先前找你做什麼？”林婉兒睜著大大的雙眼，好奇問道。

範閑略想了想，說道：“他不想做那個禁軍統領...看我有沒有什麼法子。”

林婉兒微微皺眉道：“依大哥的性子，肯定是不願在京中呆著。”

範閑冷笑道：“誰願在京中呆著？隻是陛下可不放心這樣能征善戰地一位兒子，老是領軍在外。”

這話說的有些大膽，有些毒辣。婉兒心裏都忍不住顫了顫，說道：“你現在說話也是愈發不小心了。”

“當著你，才能說直白一些。”範閑歎道：“我倒是願意幫大殿下，可我畢竟是位做臣子地。在這些事情上根本沒有一點發言權，也真不知道大殿下是怎麼豬油蒙了心，大著膽子對我說的這般透徹。”

“或許大哥以為...看在我的麵子上，你總不至於害他。”林婉兒苦笑道：“他自幼想事情就這麼簡單。”

“這京都的水太深，我遊了半天，發現還沒探到底。”範閑皺眉道：“春天下江南，你和我一塊兒走，爭取在那邊多呆會兒，也真正消停一下。”

“就是不知道到時候，朝廷是讓你安個欽差身份先查內庫。還是直接任你個虛職。”林婉兒認真分析道：“如果是欽差身份，可是不能帶家眷地，如果名義上要長駐江南。我跟著去倒無妨。”

範閑搖搖頭，說道：“管他怎麼安排，反正我要帶著你走。”

“這話就蠻不講理了。”林婉兒笑吟吟說著，心裏頭多了幾分甜蜜，她也明白。以範閑和自己的身份，再怎麼壞了規矩，如今也沒有人敢多嘴些什麼。隻是不知道宮中那些娘娘們會不會同意自己遠赴江南，她自幼身子柔弱，最遠的地方也不過就是去年在蒼山過了一個冬而已，今日聽範閑說著，似乎自己有可能去傳說中美麗如畫的江南看看，心裏很是高興。

“也莫太出格了。”她忽然想到一樁事情，看著範閑說道：“陛下雖然是發的密旨讓虎衛保護你，不過總會讓京都人知道，雖然你如今身受重傷。虎衛前來的理由充分，可是...虎衛的身份不一樣，在你的身邊會很刺眼的。”

範閑伸手摸了摸自己唇上有些紮人的胡子，笑著說道：“放心吧，陛下是個聰明人，讓虎衛來府上，用地理由，自然是保護你這位郡主娘娘。”

...

房外傳來敲門聲，範閑有些惱火地搖了搖頭，不是惱火於此時有人來打擾自己，而是發現自己真氣全失之後，對於周遭環境的變化，遠沒有往日那般敏感了，至少再也無法提前許久，便能聽到漸近的脚步聲。

範若若領著太醫正進了屋，太醫正看見林婉兒也在屋內，慌地急忙行了個大禮，又將臉轉了過去。

慶國不像北齊，本沒有這麼多男女間的規矩，更何況太醫正的年齡足以做婉兒的祖父了，他這迂腐的舉動，頓時惹得屋內眾人笑了起來。

“父親...說，哥哥既然精神不錯，便與太醫正大人談談。”範若若苦笑望著哥哥。

範閑心裏一涼，知道是父親這個無恥地人，終於頂不過太醫正的水磨功夫，將他推給了可憐的兒子來處理。不過他心裏對太醫院地要求也早有了決斷，笑咪咪地望著太醫正，說道：“老大人，您的來意，本官清楚。”

太醫正張口欲言，範閑趕緊阻道：“不過本官這副模樣，是斷然不可能出府授課的...”他看著老先生一臉憤怒神情，又說道：“不過...我會在府中口述一些內容，印成書本，再送到貴處。”

太醫正一捋胡須，似乎覺得這也算是個不錯的成果，微一沉吟之後說道：“隻是醫之一道，最講究身傳手教，隻是看著書本，總不是太妥當。”

範閑喘了兩口氣後說道：“書出來之後，若有什麼疑難之處，我讓若若去講解一下。”

太醫正聞言滿臉惶恐：“怎能讓範家小姐拋頭露麵？”宮中手術之時，他在旁邊看著，知道是範家小姐親自...動針，不曾懷疑她的手段。

“若若也不懂什麼，我還得在家中教她。”範閑歎息道：“想必大皇子先前也轉述了我的意見，這件事情不可能進展的太深，不過總有些有益的注意事項，可以與諸位禦醫大人互相參考一番。”

他接著笑咪咪說道：“而且家師馬上就要回京了。到時候，就由他老人家負責去太醫院講課，他地水準比若若可是要強不少。”

太醫正大喜之後又有微憂：“費先生...當年我就請過他幾次，可是他不來。我可沒法子。”

“我去請陛下旨意，不要擔心。”範閑像安慰小孩子一樣安慰著麵前地老頭，唇角露出一絲得壞壞的笑容。

等太醫正心滿意足地離開之後，範若若才驚呼道：“哥哥，我可是什麼都不懂，那天夜裏也隻是按你說的做地。”

“沒辦法啊。”範閑無奈何苦笑道：“我先揀高溫消毒，隔離傳染那些好入手的寫了，別的等老師回來再說，你也順便可以跟著學學。”

範若若愣了愣，旋即臉上浮出一抹光彩。重重地點了點頭。

範閑兩口子倒有些意想不到，妹妹竟會答應的如此爽快，看著她不知道該說什麼。

“哥哥。你總說人這一輩子，要找到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，然後一直做下去。”範若若低著頭，微羞說道：“那天夜裏，雖然妹妹沒有出什麼力。但看著哥哥活了過來，我才知道...原來救活一個人，會是這樣的快樂。所以就算哥哥今天沒有這個安排，我也要向哥哥請教醫術的。”

範閑張大了嘴巴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難道自己的胡亂作為，要讓慶國的將來出現一位女醫生...隻是不知道費介再教個女徒弟，最後會讓妹妹變成華扁鵲還是風華。

不！一定不能是華扁鵲那種女怪物，當然應該是風華這種漂漂亮亮的西王母。範閑看著妹妹因為興奮而愈發生動地清麗麵容，安慰著自己，至不濟也得是個慶國版的大長今才好。

...

入夜了。

思思鋪好了被褥。將暖爐的風口拔到恰到好處，便與端水進來地四祺一道出了屋。夫妻二人靜靜地躺在\*\*，看著閣外的燭火也漸漸暗了下來，許久沒有發出一絲聲音。

“睡不著？”

“恩，半天睡的太多了...你呢？怎麼今天也睡不著？記得在蒼山的時候，你天天像隻小貓一樣睡的。”

“說到貓...小白小黃小黑不知道怎麼樣了。”

“藤大家地抱到田莊去了，是你授意的，怎麼這時候開始想它們了？”範閑睜著雙眼，笑著說道。

林婉兒輕聲咕囁道：“是你說，養貓對懷孩子不好。”

範閑一怔，苦笑不語，總不好當著你麵說，自己其實很討厭貓這種動物吧？不管是老貓還是小貓，看著它們那份慵懶狡猾的模樣，便是一肚子氣。

“相公啊...我是不是很沒用？”林婉兒側過了身子，吐氣如蘭噴在範閑地臉上。

“有些癢，幫我撓撓。”範閑示意妻子幫自己撓臉，好奇問道：“怎麼忽然想到問這個？”

林婉兒輕輕幫他撓著耳下，在黑暗中啣著嘴唇：“身邊的人，似乎都有自己的長處，都能幫到你。思轍會做生意，若若現在又要學醫術，她本身就是京都有名的才女。小言公子幫你打理院務，就說北邊那個海棠吧...”

範閑劇咳了兩聲，險些沒掙破胸部的傷口。

婉兒輕輕撫摩著他傷口上方：“那也是位奇女子，隻怕也是存著安邦定國的大念頭。隻有我...自幼身子差，被宮裏那麼多人寵著長大，卻什麼都不會做，文也不成，武也不成。”

範閑聽出妻子話裏的意思了，沉默了一會兒後說道：“婉兒，其實有些話我一直沒有與你說。”

“恩？”

“人生在世，不是有用就是好，沒用就是不好。”他溫柔說道：“這些角色，其實並不是我們這些人願意扮演的，比如我，我最初的誌願是做一名富貴閑人，而像言冰雲，其實他又何嚐願意做一輩子地密謀頭領，他和沈家小姐之間那種狀況，你又不是沒看到。”

“而對於我來說。婉兒你本身就是很特別的。”範閑的唇角泛著柔柔地笑容，目光卻沒有去看枕邊的妻子，“你自幼在宮中長大，那樣一個汙穢肮髒凶險的地方。卻沒有改變你的性情，便有如一朵青蓮般自由生長，而讓好命地我隨手摘了下來...這本身就是件極難得的事情。”

婉兒聽著小情話，心頭甜蜜，但依然有些難過：“可是...終究還是...”

範閑阻了她繼續說下去：“而且...婉兒你很能幹啊，打麻將連弟弟都不敢稱必勝。”

夫妻二人笑了起來。

“再者，其實我清楚，你真正擅長什麼。”範閑沉默了一會兒後，極其認真地說道：“對於朝局走向的判斷，你比我有經驗的多。而且眼光之準，實在驚人，春闈之後。若不是你在宮中活動，我也不會過的如此自在...相信如果你要幫我謀略策劃，能力一定不在言冰雲之下，隻是...隻是...”

林婉兒睜著明亮的雙眼，眸子裏異常平靜：“隻是什麼？”

“隻是不願意。我不願意你被牽涉進這些事情裏麵來。”範閑斬釘截鐵說道：“這些事情太陰穢，我不想你接觸。你是我的妻子，我就有責任讓你輕鬆愉快的生活。而不是也讓你終日傷神。”

“我是大男子主義者。”他微笑下了結論，“至少在這個方麵。”

...

許久之後，婉兒歎了一口氣，歎息聲裏卻透著一絲滿足與安慰，輕聲說道：“我畢竟是皇族一員，以後有些事情，你還是不要讓聽見吧...雖然我知道你是信任我，但是你也說過，這些事情陰穢無比。夫妻之間隻怕也難以避免，我不願你以後疑我，寧肯你不告訴我那些。”

她與範閑的婚姻，起於陛下的指婚，內中含著清晰地政治味道。隻是天公作美，讓這對小男女以雞腿為媒，翻窗敘情，比起一般的政治聯姻，要顯得穩固太多。

隻是在政治麵前，夫妻再親又如何？曆史上這種悲劇並不少見。更何況長公主終究是她的生母，所以婉兒這番言

語，並無一絲矯情，更不是以退為進，而是實實在在地為範閑考慮。

“不要想那麼多。”範閑平靜而堅定地說道：“如果人活一世，連自己最親地人都無法信任，這種可憐日子何必繼續？”

他想說的是，如果人生有從頭再來一次的機會，卻要時刻提防著枕邊的人，那他...寧肯沒有過。

京都落了第一場雪，小粒的雪花飄落在地麵上，觸泥即化，難以存積。民宅之中濕寒漸重，好在慶國正處強盛之時，一應物資豐沛，就連普通百姓家都不虞保暖之材，遠遠便能瞧著青民聚集之地，黑色屋簷上冒著絡繹霧氣，想必屋中都生著暖爐。

一輛極普通地馬車，在京中不知道轉了多少彎，終於來到了幢獨門別院的民宅小院前。今日天寒，無人上街，四周一片清靜，自然也就沒有人看見馬車上下來的人地麵目。

鄧子越小心翼翼地將範閑抱到輪椅上，推進了小院。

範閑今天穿著一件大氅，毛領高過脖頸，很是暖和，伸手到唇邊吐了口熱氣暖著，眼光瞥著院角正在蘇文茂指揮下砍柴的年輕人，微微一怔。

那位年輕人眉目有些熟悉，\*\*著上身，在這大冬天裏也是沒有半點畏寒之色，不停劈著柴。

“這就是司理理的弟弟？”範閑微眯著眼，看著那個年輕人，似乎想從他身上找到北國那名姑娘的影子。

鄧子越輕輕嗯了一聲：“大人交待下來後，院長又發了手令，被我們從牢裏接了出來，司姑娘入了北齊皇宮，他的身份有些敏感，不好安置，上次請示後，便安排到這裏來。”

範閑點點頭，這間小院是自己唯一的自留地，除了自己與啟年小組之外，大約就隻有陳萍萍知道，最是安全。他今天之所以不顧傷勢來此，是因為陛下將虎衛調給了自己，這些虎衛的存在，雖然可以保證自己的安全，但他們當中肯定也有陛下監視自己的耳目。

想著以後很難這麼輕鬆地前來，所以他今天冒雪而來。

“這位司公子是位莽撞人...為了他姐姐可以從北齊跑到慶國，難保過些天他不曾跑出這個院子。”範閑握拳於口，輕輕咳了一聲，說道：“盯緊一些，如果有異動，就殺了他。”

鄧子越麵無表情地應了一聲，推著他往裏間走，輪椅在地上地渾濁雪水上碾過。

屋內的監察院官員出來迎接，看著坐在輪椅中的提司大人，不由心頭微凜，似乎產生了一種錯覺，以為慶國又出了一位可怕的陳萍萍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